



梅子黄时雨

Méi Zǐ Huáng Shí Yǔ

著



LOVE A PERSON

# 恋上一个人

畅销言情作家  
梅子黄时雨  
深情重现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姐妹篇  
九则惊喜番外 & 新版后记

我知道，这样的相遇，一生只有一次。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 恋上, 一个人

LOVE  
A  
PERSON

梅子  
黄时雨

—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上, 一个人 / 梅子黄时雨著. —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9. 4  
ISBN 978-7-5142-2571-6

I. ①恋…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4007号

# 恋上, 一个人

梅子黄时雨 著

---

责任编辑: 司璐

特约编辑: DORIA 雷晓竹

封面绘图: 三乖

版式设计: 蚂蚁王国

装帧设计: 小茜

---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网 址: [www.wenhua fazhan.com](http://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25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I S B N : 978-7-5142-2571-6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错 爱	001
第二章 梦 网	006
第三章 陷 阱	030
第四章 梦 醒	057
第五章 风 起	087
第六章 重 伤	107
第七章 羈 绊	126
第八章 厮 守	151
第九章 唯 一	173
第十章 绽 放	201
番外九则	240
梅子的话	296
再版后记	298



错

爱

蒋正璇每天一进门，习惯性地便是将客厅内的大电视机打开，第一时间让电视里熟悉的中文播报声充满自己这套不大不小的公寓。

从她公寓落地窗往外远眺，四周密密麻麻的都是高楼大厦，下面是日夜川流不息的车流长龙。这里是美国最繁华的不夜城——纽约。

记忆仿佛才一瞬，可她来到这座城市却已经三年多了！她当年带着全身伤痕逃离了洛海，来到了这里。

无论待了多久，她每每站在公寓窗口，还是会茫然地觉得这个城市陌生如许。没有一点归宿感。无数个早晨，她睁开眼，总会茫然失神地盯着天花板，怔忡地问自己：我怎么会在这里？

她总觉得一切都恍惚在梦中，等天亮了，梦醒了，睁开了眼，她还在洛海，她还在自己那个清雅的公主小屋里。

但是，近处、远处一幢又一幢的大楼，无一不在冰冰冷冷地提醒她，她不是在梦中，她确实是在陌生的纽约。

过往的一切也都不是梦！

是啊，那不是一场梦！

蒋正璇转身进了厨房，给自己倒了半杯红酒，浅浅地抿了一口。她趿拉着拖鞋，回到客厅，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柔软的沙发里。

多讽刺啊。她的曾经就是被埋葬在这苦涩的液体之中，可是现在每天从学校回来，她却会习惯性地喝上一杯半杯，连完成导师布置的设计作品时也不例外。美其名曰沉淀思绪，帮助睡眠，事实上是她爱上了红酒的味道。多好，喝了它之后，脑中迷迷糊糊的，晕晕沉沉的，可以什么也不用想。在那里，世界还是最初最美的模样。

蒋正璇又浅浅地酌了一口红酒，让醇香甘涩在唇齿间弥漫，然后丝线般地滑入喉间。正欲搁下杯子，此时电视女主播清脆柔美的播报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由于管理不善、错误并购，以及受多个糟糕决策的严重影响，曾经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My.Life，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严重亏损，股价暴跌到历史最低点……”

蒋正璇呼吸顿时一窒，倏地转过头，视线牢牢地锁定在电视机那闪烁的屏幕上。电视里出现一个戴着墨镜的西装男子在几个保镖的簇拥下前行，镜头只拍到他高大的侧影，昙花一现般只两三秒的时间，便切入了其他画面。

“据本台最新得到的消息，My.Life 公司已经向有关部门递交破产程序。本台记者此时正 24 小时守候在 My.Life 公司大楼，为您等待关于 My.Life 网站及其创始人兼 CEO 聂重之的最新消息……”

那一瞬间，似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毫不留情地一把抓住了她，将她身体里所有的血液全部挤压出来。蒋正璇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眩晕窒息的无意识状态。

许久后，一直保持着茫然之态的蒋正璇才回过神，一低头便看见

湿淋淋的脚背，嗒嗒地流淌着酒水……原来自己手里的酒杯不知何时已经掉落在了脚边。可她，居然一点察觉也没有。

My.Life 公司，聂重之。蒋正璇抱紧了自己，不知是不是今日天气骤冷的缘故，她只觉得浑身都透着凉。

曾经红极一时的 My.Life 社交网站，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My.Life，怎么会就这么轻易地破产了呢！

聂重之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又如何能够接受？那是他仅有的全部！

已经足足四年了，她刻意地遗忘，在这几年中她极少极少想起他。

刻意遗忘那一年鼻青脸肿的聂重之来看她，神色间莫名地欢喜，他在床畔轻轻地问她：“璇璇，嫁给我好不好？”他的声音又轻又缓，十分小心翼翼，像足了一个在法院里等待宣判的犯人。

刻意遗忘那一年他曾经抱着她，求她说：“璇璇，我们结婚吧，我们把孩子生下来。”那一刻，他的声音是那样的低，那么的柔，像珍珠缓缓滑过丝巾，几乎让她沉溺了。

刻意地遗忘他曾在她耳边喃喃着说：“璇璇，你知不知道我是爱你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你，我为什么对你做那些。以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不对。你别生我的气，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

聂重之爱她，蒋正璇那个时候想想都要发笑，被雷劈也没他这句话惊悚。他若是爱她，怎么会拿一场错误不停地威胁她这样威胁她那样呢？

刻意遗忘他曾经买了戒指，为了向她求婚，在她房门外，整整跪了一夜。

刻意遗忘聂重之曾恶狠狠地掐着她的肩膀，红着眼咬牙切齿地对她说过：“蒋正璇，你如果敢不要这个孩子，我一定杀了你。我一定

杀了你！我发誓，这辈子，不，别说这辈子，就算是我做鬼了也不放过你。”

他们家世相当，蒋正璇对聂重之的威胁并不上心。

聂重之后来见她铁了心不要孩子的模样，大约心凉了，不止一次在她耳边冷冰冰地威胁：“蒋正璇，你如果敢不要这个孩子，我就找人做了你最爱的叶大哥。你知道的，我什么都不多，就钱多。你说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拿钱办不了的事？怎么样？你要不要跟我赌这一局？”

她的反应也只是极淡极淡地扫了他一眼，眸光似扫过一件家具或者摆设，甚至连睫毛也不曾牵动分毫。然后转头，继续不吃不喝。

聂重之在她身后，抱着她的腰腹部，绝望地哀求她：“璇璇，你把孩子生下来。我答应你，从此以后，我会当从未认识过你，我发誓绝不会再纠缠你。只要你答应我把孩子生下来，我和孩子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好不好？我求你了！璇璇，我求你了。”

犹记得聂重之知道她流产的那一天，他发了疯似的冲到了她病房里，掐着她的脖子，呼呼呼地喘着粗气，似一头受了重伤命悬一线的山野兽：“蒋正璇，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的！还是不是人！你到底是不是人……他是活的呀，再过几个月生下来，就是活生生一个孩子呀！你竟然下得了手！你竟然下得了手！那也是你的孩子啊！你怎么能下得了手！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医生、护士们拼命地拉扯着聂重之，却怎么也无法把他的手从她脖子上拉开。还是主任医生在这一团混乱中显示出了临危不乱的大将之风，从从容容地直接给聂重之的背上扎了一针，镇定自若地指示众人把软倒下来的他拖开。

聂重之闭上眼软倒的那一霎，手还牢牢地捏着她的脖子，他亦在

不停地喃喃：“你怎么下得了手？你怎么下得了手？”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就被他掐死了。那个时候，蒋正璇真真是心如死灰了，躺在病床上，甚至又生出了如果这样死去的话也不过如此的疯狂念头。或者，再去洛海大桥跳一次也不错。

她是众人眼中真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跟绝大多数有家世的孩子还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父亲蒋兆国和母亲陆歌卿这对豪门夫妻还极其恩爱。因父母中年得女，又是小幺，所以对她向来是宠爱有加，总结起来可以用一句“在蜜罐里泡大”来形容她，都嫌不够。

一直到她遇见了叶英章，遇到了他——聂重之！人生才开始慢慢地对她展露狰狞残酷的真实面目。

聂重之在她隔壁病房醒过来后，便径自离去了。从此以后，聂重之便如他发过的誓言一般，再没有在她的生活里出现过。甚至连她大哥蒋正楠那轰动洛海城的订婚典礼，他也没有出席。他与他们真正形同陌路。

后来的后来，她便只身一人来到了纽约。

那一个晚上，蒋正璇在网上 Google 了整整一个晚上，关注了所有能看到的关于 My.Life 的新闻，关于聂重之的新闻。



梦

网

六年前，洛海

碧蓝晴空，白云如絮，拂面微风，还有宛转折叠的午后日光。洛海的秋日，五色斑斓，流光溢彩。

蒋家司机将车子平平稳稳地停在了洛海公安局的宿舍楼门口。蒋正璇小心翼翼地提着纸袋，推门下车：“徐伯，你先回去吧。我等一下会自己回家的。”

徐伯应了声“是”，看着蒋正璇笑容清甜地跨着细碎小步走进了宿舍大院。不远处花坛里，群花盛开如荼蘼。

蒋正璇熟门熟路地绕过圆形花坛，走到了三号宿舍楼下。她抬头瞧了瞧二楼的某个窗户，只见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蒋正璇暗暗叹了口气，看来叶大哥昨晚又熬通宵了。

按了按门铃，不过片刻，睡眼惺忪的叶英章打着哈欠拉开了门：“璇璇，是你啊。怎么来也不打个电话给我。”蒋正璇笑咪咪将藏在身后的纸袋“唰”地捧到他面前：“噫噫噫，外卖小妹给你送来最新出炉

的纸杯蛋糕。幸福吧！”

叶英章被她逗得微笑，侧身让她进屋：“现在几点了？我等下还要去单位值班。”

蒋正璇看了手表：“三点多，昨晚是不是又加班了？”叶英章打着哈欠进了浴室：“嗯，案子到了关键的地方，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眠不休了几天。我被他们赶回来睡了几个小时。”

叶大哥工作起来就是昼夜不分。蒋正璇不免心疼，娇娇地催促他：“那你快点洗好出来吃蛋糕，胃都要饿坏了。”

蒋正璇将纸杯蛋糕精心地摆放在白色大瓷盘里，又按着他的喜好给他冲泡了一杯少奶少糖的咖啡。

片刻，叶英章便洗好澡，换了衣服出来，见她俯身在整理报纸杂志，忙道：“璇璇，你别忙了。坐下来一起吃吧。”璇璇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如今还是蒋家三人捧在手心里的宝，哪里是做这种家务活的料。

蒋正璇莞尔一笑：“我吃过了，现在好饱。你睡到现在，肯定饿了，快点尝尝看，然后告诉我这次有没有进步？”不止她吃过了，整个蒋家上下都做了她的白老鼠，估计今晚都饱得不用吃饭了。

叶英章确实是饿了，也没有再客气，拿起蛋糕就往嘴里塞。一连吃了三个，才有空称赞她：“璇璇，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味道不错，就是有一点甜。”

见他喜欢，蒋正璇心里便如那掺了蜂蜜的纸杯蛋糕一般欢欣喜悦：“好，下次我做清淡点。你再多吃几个，我去把垃圾扔了。”叶英章忙拦着她：“不用，我等下带出去。”

蒋正璇：“没事，二楼而已，就几步路。”说罢，她提着垃圾袋踏着轻快的步子下楼。

一切到那个时候还是好好的。

蒋正璇扔了垃圾，一进了屋子，就看到叶英章趴在地板上神情紧张地东摸西找。蒋正璇莫名其妙：“叶大哥，你在干吗？”

叶英章头也不抬地边找边问她：“你刚刚扫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玉葫芦小挂坠？”蒋正璇不以为意地点了点头：“哦……脏兮兮的那个啊，被我扔了。”

刚整理的时候，她确实是在沙发边看到了这么一个小挂件。大约是时间久远的缘故，编织的红绳都已经发黑了。哪怕蒋正璇不大懂玉的成色，但一看这玉葫芦便知是不值钱的街边货，搞不好还是塑料的。她也没多留意，随手便扔进了垃圾袋里。

叶英章骤然抬头，急得连音调也提高了几个分贝：“什么，你扔了，扔在哪里了？”眼前的垃圾桶空空如也。也不待蒋正璇回答，叶英章动作敏捷地起身，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屋子。

蒋正璇在原地错愣了几秒，搞不懂他这是怎么了，只好也尾随着他下了楼。

只见刚刚洗好澡的叶英章站在垃圾堆里东翻西找。蒋正璇那个时候还不明所以：“叶大哥，不过一个破挂坠而已，又不值钱，扔了就扔了。要不我给你买几个更好看的？”

蒋正璇眼里的破挂件却是他叶英章的无价宝贝。五福当年的岁月，他与那个人一起逛街。在喧闹嘈杂的夜市，那人从小摊上取了挂件，在他面前来回晃动，笑盈盈地问他：“这个怎么样？”她背后是灿烂的灯光，五彩缤纷的岁月迷离。

叶英章不搭话，面色阴沉地只顾翻着垃圾袋。蒋正璇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可哪里不对劲，她就是说不上来。她绞着手指，讪讪地说：“叶大哥，我刚扔的时候，边上正好有一辆垃圾车，可

能……可能被垃圾车收走了……

“叶大哥，你别找了，我去买一条赔给你好不好？”

“叶大哥……”

翻遍了垃圾最终还是没找到，最后叶英章实在是无可奈何，不得不放弃。

蒋正璇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叶大哥，你别生气好不好？”

叶英章回屋重新洗了澡，出来的时候面色稍缓，淡淡地对她说：“璇璇，你先回家吧。我要去单位了。”

叶大哥明显是生气了。可是他为什么生气呢？她辛辛苦苦做了一个下午的蛋糕，指尖上还残留着被烫红的印子，又一路催着徐伯开快点再快点，为的就是让他吃到热腾腾、香喷喷的蛋糕。

难道就为了那个脏不拉几的小挂件？

蒋正璇咬着下唇，委委屈屈地辩解道：“叶大哥，我不是故意的。我看那挂件那么破旧，线都断了，又扔在地上，以为你不要了……”

叶英章垂下眼，似忍了又忍，半晌，口气软了些：“璇璇，对不起，是我这几天太累了，情绪绷得太紧。你让我这段时间冷静一下。你今天先回去吧。”

冷静一下，不就是一般情侣分手前说的婉转话语吗？

蒋正璇那黑白分明的眸子，瞬间水光莹润，她拽着他的袖子轻轻地摇晃，像小鹿般地惊慌失措：“冷静？为什么要冷静一下？叶大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去帮你找回来好不好？我一定给你找回来。”

叶英章长长地叹了口气：“不用了，我都找遍了，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他的口气轻轻的，却似含了无限哀伤落寞。蒋正璇不明白他这到底是怎么了。

“不会的，找得到的，一定找得到的……我再去给你找……”

叶英章顿了顿，语气缓和了起来：“对不起，璇璇。这不关你的事情。走吧，我也是时候去单位了。”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宿舍。

蒋正璇怯怯地在背后喊住了他：“叶大哥……你真的不生气了吗？”叶英章转身，正色道：“璇璇，我没有生你的气。这几天局里有大案子，同事们都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必须得去单位工作了。你早点回家。”

叶英章的语调虽然如常，可神色却少有地严厉，蒋正璇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便戳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扔的时候，垃圾角里是满满一大堆的垃圾，此刻少了大半，明显是被刚才的垃圾车收走了。但蒋正璇还是不死心，在叶英章的楼下，捏着鼻子在垃圾堆里翻了半天。

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小东西而已，那么脏、那么破旧了，就算掉在地上也不会有人弯下腰去捡的，哪怕送乞丐，人家也嫌弃的小挂坠值得叶大哥发这么大的火吗？蒋正璇翻了那么多恶心的垃圾，哪怕洗了一遍又一遍的手，身上好似还残留了那些垃圾特有的酸腐不堪的味道。

虽然习惯了叶英章不时对她的冷淡，但那一天的蒋正璇实在是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惹他生气发火。她觉得委屈，心酸极了，一个人踩着高跟鞋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长一段路。

脚后跟的皮蹭破了，阵阵地作疼。心里却也似破了一块，闷闷地疼。她傻傻的，一时也分不清到底是哪个疼得多一点。只是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可怜，一个人便忍不住在回家的计程车上呜呜咽咽地哭了一场。

大约是哭得太过凄惨了，惹得前头的司机频频回头。那司机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哭得梨花带雨的，觉得不忍，便劝道：“小姑娘，

跟男朋友分手了？别哭了，你这么漂亮，他居然瞎了眼不要你，以后他哭的日子才长着呢。”

蒋正璇被他劝得不好意思起来，擦干泪，睁开水雾朦胧的眼，无声抽噎着。计程车正路过湖滨路一带的酒吧一条街。蒋正璇看到路边 Pub 闪闪烁烁的霓虹灯，不禁涌起了想大醉一场的念头：“师傅，在这里停车。谢谢！”

蒋正璇在 Pub 一条街外驻足了许久，最终还是不敢进去。她虽然想借酒消愁，可也知道酒吧这种地方鱼龙混杂，是出了名的是非之地，一个女孩子去那里的危险系数太高了。

她茫然地站在人来车往的十字街头，最后决定前往聂重之所开俱乐部下面的酒吧。好歹那里是聂大哥的地盘，上上下下有很多人认识她，知道她是蒋正楠的妹妹，怎么也会罩着她。就算喝醉了，也不过是聂哥一通电话，让她哥来接她罢了。

昏暗暧昧的酒吧里，人头攒动。吧台边有穿着清凉诱人的大波浪美女手里端了一杯好看的酒，姿态媚人地与一男子窃窃私语。

蒋正璇搁下包包，便抬头对调酒师道：“来一杯跟她一样的。”调酒师微愣：“蒋小姐，你确定？”蒋正璇不管三七二十一，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给她来杯酒，她要喝酒：“我很确定。”

调酒师耸肩一笑，吐出了个“OK”，便开始施展他风流潇洒的调酒技术。片刻，便把酒推给了她：“蒋小姐，你的暗夜迷香，请。”

在蒋正璇喝第三杯“暗夜迷香”的时候，酒吧的经理就上去将这情况暗地里禀报给了正在俱乐部顶楼专属套房的聂重之：“聂先生，蒋小姐在下面，您要不下去瞧瞧？”

聂重之一听这话，就知道蒋正璇在下面有情况。蒋正楠的妹妹等

于是自己的妹妹，于是聂重之便第一时间合上了手头的电脑起身。

聂重之乘了专属电梯直达最底下的酒吧，他进去的时候，蒋正璇正将第四杯“暗夜迷香”端在手上。聂重之见状，不由得一惊。这小丫头疯了，居然敢这么喝酒。要知道“暗夜迷香”是用四五种烈酒调制出来的，可以在不动声色间麻醉人的神经，让喝酒的人在浑然不觉的状态下喝醉。

以蒋正璇这小丫头的破酒量，敢喝四杯的“暗夜迷香”，她胆子也忒大了点。估计下一刻就应该趴下了。事实上，蒋正璇已经开始头昏眼花了，但她还是在头昏眼花中看到了聂重之，于是她笑嘻嘻地朝他挥手：“聂大哥，聂大哥。”

这个笑容虽然春光灿烂，但明显是咧嘴傻笑。不过大大的杏眼因为湿润特别地黑亮，在酒吧暧昧迷幻的五彩灯光下，钻石般地闪闪烁烁，粉嫩晶莹的脸蛋，配上一头不长不短的鬃发，聂重之觉得心头被某物轻轻敲了一下，发出了“叮”一声清脆的声响，然后缓缓龟裂了开来。

那一个瞬间，聂重之第一次意识到蒋正璇这小丫头竟然很招人。

幸亏酒吧经理是个懂得眉高眼低的，让两个看场子的高大保镖随侍在蒋正璇旁边，一旁的闲杂人等见了这阵势倒也不敢随便接近。聂重之满意之余，觉得自己该给酒吧经理的年薪翻一番。

蒋正璇跟聂重之打了招呼后，转身托着下巴，星眼半合地对调酒师道：“Andy，我也要来一杯跟那个人一样的‘露丝玛丽’。这名字可真好听啊。”此时，聂重之已经来到了她身后，闻言直摇头，这丫头以为名字好听的酒就好喝。这“露丝玛丽”虽不比“暗夜迷香”，但也含有不少的酒精。

聂重之暗中示意调酒师给她换杯无酒精的鸡尾酒，挨着她坐了下

来：“好了，璇璇，喝完了这杯酒，聂大哥送你回家。”

蒋正璇摇头，浑然不觉得自己说话的时候已经大舌头了：“谁要回家，我才……才不要回家。我……还要喝酒。”聂重之见她蹙眉嘟嘴的俏丽模样，又好气又好笑，学着蒋正楠揉她的头发，柔声哄道：“乖啦，喝完这杯就回家。”

蒋正璇陡然从高椅上站了起来，摇着头，口里大声嚷嚷：“不好，不好，我说了不要回家。”聂重之叹了口气，看吧，现在都已经开始发酒疯了。这还要喝下去可如何得了啊？！

只见蒋正璇嚷嚷后，整个人便趴在吧台上，皱着好看的眉头跟调酒师继续要酒喝：“Andy，再来一杯，再帮我调一杯……我还要喝。”

叫 Andy 的这位调酒师在聂重之的示意下，将调好的无酒精鸡尾酒倒入了杯中，推到了她的面前。蒋正璇端起酒杯，咕咚咕咚几下就解决了，搁下酒杯，眉目迷离地捂着粉唇打了几个嗝：“再来，再来一杯。”

这丫头这般豪饮，看来今天是铁了心来买醉的。聂重之只好哄道：“来，去聂哥那里，我有一柜子好酒，随你喝。这里人太多，又太吵，我们上楼，聂大哥陪你喝。”

蒋正璇已经醉眼昏花了，一听到有酒喝，便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好吧，我们……我们上楼喝。”

俱乐部楼上有他们几个人的专属休息套房。于是聂重之半哄半骗地把她搀扶到了自己房间。

蒋正璇的意识虽已进入了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可一进房间，居然还是记得自己要喝酒，满屋子地找酒喝：“酒呢？酒呢？”

当初这些房间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给他们这群人享乐用的，自然有配备好的小酒吧和吧台。蒋正璇一瞧见了酒吧，眼就发直了，踉踉